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錦繡衣－移繡譜  
第四回 馬扁圖館■月下獻諂 餓鬼遇恩人雪裡重生

題辭：

幸有館，又恐明年線斷。逢迎東主丑多端，馬變真馬扁。溺女夫妻行短，今日滿房悽慘。請君消受雪風酸，誰道天無眼？  
右調《謁金門》

且說宮芳又另延一師，名喚馬變豹。進門幾日，冷眼看見宮榜，常有碎銀在手中玩耍，或時有珠子在手中播弄，想道：「上半年的先生，是我閩學中最正氣的好朋友，他們反與不合而去。這樣不成材的人家，分明生出一個敗子，落得騙些用用。混賬罷了，認什麼真。」

一日，假意要打宮榜。宮榜求饒，馬變豹輕輕的說道：「你要饒打，以後偷些銀子出來與我，我便不打了。不可使你爹娘得知，連管家、小使、丫頭、嫂子也不可使他得知，若得知了，我又要打。」

此日午後，宮榜果然偷了一塊銀子出來，送與先生。馬變豹隨即到街坊買些果子，一半與宮榜吃了，一半留著，道：「你再偷銀出來，我再與你吃。」後來，裡邊知覺無銀，打丫頭，冤嫂子，吵了一番，將拜匣衣箱，俱上條嚴鎖。馬變豹教宮榜把鎖匙去偷了出來。內邊尋鎖匙不見，又吵了一番，只得另配。

宮榜此後捉空就偷。先生每日上幾行書，拌個日子，全然不讀，全然不背。宮音見媳婦縱放，也不去查考工課。可笑宮芳，也附了讀書之名，日日與朋友鬥紙牌、鋪骨牌玩耍，全不去料理兒子課程。先生看見宮芳，每每稱贊：「令郎聰明，他日是大振家聲之器。」

宮芳對燕娘道：「先生屢次贊兒聰明，我看來卻不像聰明的。」燕娘道：「想必先生好，學生自然長進。就像前番，先生只管打罵，我兒見書便苦惱了，如何聰明得來？如今歡喜讀書，自然聰明了。」此後，燕娘把先生的茶飯打點得加倍齊整，點心加倍慇懃。先生暗地掩口而笑。時光易度，已到中秋時候。正是：

月明人盡望，咫尺是蟾宮。

莫道雲程遠，詩書有路通。

馬變豹曉得東翁必然有酒賞月，欲將宮榜獻諂，看圖來年館地。預先做定一課，寫出下句，是「中秋月似繡裘圓。」教宮榜熟讀這一句兒，吩咐道：「夜間賞月，令祖、令尊在前。我出一個課兒與你對，你就把讀熟這一句對來。對得湊巧，明日又與你果子吃。若背不出這一句，我明日要打。」把那「中秋月似繡裘圓。」教了一遍。教過又背，背過又教，這句果然熟了。

夜間月上，酒宴排列停當，請先生到大廳明堂中賞月，宮音與宮芳俱謙恭揖坐。說些時事，行個新令。飲了一時，馬變豹乘問道：「令孫聰明，他年必然高發。恭喜，恭喜。」宮音慚愧道：「小孫愚蠢頑劣，是不才下流，恐非聰明高發之品。老師過譽了。」

馬變豹道：「其實聰明，不然，出一個課兒與他一對便知。」宮芳道：「就求先生出一個何兒、何兒。」

馬變豹假意想了一回，對宮榜道：「半夜星如飛彈大，你可對來。」那宮榜兩眼翻天，搖頭搖腦，口中念記「中秋、中秋、月似、月似、繡、繡、裘、裘。噯、噯……」，噯了半日，方才湊出一句，說道：「中秋月似繡裘圓。」馬變豹便拍掌拍肩，高叫道：「妙！妙！虧他逐字兒對來，卻又一氣渾成。」宮芳也覺歡喜。

燕娘早在門邊竊聽，笑得眼睛沒縫。獨有宮音曉得孫兒不才，必有緣故，中心不悅。意欲再試，恐怕做出馬腳，先生不雅，媳婦見怪，只得勉強道：「這是老師訓誨有方，所以如此。」馬變豹道個：「不敢。」酒散不提。

此後，內邊不時失物。周才嫂子竟不進房，只有躑躅丫頭走動，燕娘不時冤打，竟逃回娘家去了。宮芳拈了招紙、四處尋人，反被丫頭父母走來吵鬧：「要還我的女兒。」宮芳又用了一塊銀子，人財兩失。

一日晚間，宮榜看見父親有一主賣田銀子放在箱內鎖了。次日，到先生處拿了鎖匙，乘燕娘在灶邊，竟去開鎖開箱，取出這一包銀子，剛開了包，正要下手。不料燕娘尿急，進房撒尿看見，奪了銀子，罵道：「小獠猴，你好大膽！你偷這銀子何用？」那一把鎖匙，連道鎖兒在箱邊。

燕娘拿起一看，是前日沒的這一把舊鎖匙。便氣惱道：「嘎！你小小年紀，便有這樣賊智！原來前番沒的銀子、首飾，都是你偷。如此詭計，諒必有人教你的。你好好說來，我便饒你。你若不說來，打你個半死！」便把宮榜頭上打了兩下。

宮榜一邊哭一邊道：「是先生教我的。」燕娘道：「先生如何教你？」宮榜道：「先生要打我，叫我偷銀物出去，便不打了，常常把果子與我吃。這鎖匙兒，也是他教我偷的。」燕娘道：「嘎！這個畜生，我道他是個好先生，原來是個騙賊！」

剛剛宮芳走進房來。燕娘把兒子偷匙、偷銀、先生哄騙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周才嫂子聽見，也覺氣惱，想道：「原來，是這個狗賊，騙我們小官人的銀物。大娘只管冤枉我們，如今氣他不過，去羞他一場。」

竟到書房，開口道：「好個先生，書倒不教，哄騙小官人偷盜銀物，累我們俱沒體面！不知騙過了多少用了，吐出來還了便罷。」馬變豹滿面羞慚，情知非禮，居身不穩，張得周嫂轉身，一徑兒往家去了。

周才嫂子看見馬變豹出了牆門，去對主人說知。宮芳與燕娘隨即到書房中，將書箱鎖兒探開，搜出門角邊有一顆珠子兒，有二錢碎銀兒，認得是自家的。宮芳即去對父母說知。宮音道：「原來如此。先生體面，難以非斥。我寫書一封著周才挑還書箱、行李回覆便是。」取過筆硯，寫云：

小孫頑蠢，延師教之，非敢望大振家聲，亦欲其目識一丁，循循規矩耳。今師台於小孫學教日至，而一丁不識，且教之以穿箭。豈雲師嚴而道尊者歟？今將書箱行李壁上，以後不敢辱師台之誨矣！萬祈照亮。不宣。

且說馬變豹離了宮門到家，見妻子祁氏臥在牀上，懨懨欲斃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為何如此模樣？」祁氏道：「昨晚忽然患了痢疾，一夜兒竟痢了五、六十次，又無人得叫你。今幸你回來，我大約不濟事了！」

馬變豹聽了，忙忙出門延醫。劈頭衝見周才，挑了自己書籍、行李，將書一封送上，竟自去了。馬變豹拆書看時，見書中所說如此，如此，懊惱了一場。隨即延醫下藥，總然無助。祁氏痢了三日三夜，嗚呼哀哉了。

馬變豹當年有十兩來金，俱落了空，騙得宮榜珠銀之類，不上四、五兩，作為喪費，只是不夠。朋友們得知，笑他不是馬變豹，如今是馬扁報了。正是：

存心正大天相佑，作事差池神必殃。

且說宮芳年年賣田賣地，宮音夫妻雙老，見子媳、孫兒不好，一味憂愁氣苦，雙雙抱病而亡。宮芳免不得開喪受弔，出殯築墳，做道場追薦，又用去了一塊。次年，因無力延師，將宮榜出外附學。附了五、六年，全不攻書，三朋四友，一味花哄，學成了一天敗業，擲色子，鋪骨牌，打雙陸，鬥絲牌，擲升官圖，吃月月紅，將祖上苦掙的家財，竟取得光光的了。

還有一件古怪，看見書本的頭疼，決讀不去，不知扯壞了多少。但看了曲子，一讀便熟，一學便會。到得十七、八歲，竟隨了戲文子弟去學做戲。他心中愛得是大淨，他說道：「大淨一上戲台，不是丞相，便是將軍；不是大臣，定是太監，作威作福，打人、罵人、殺人，著實有勢，到得正生做官，便煞鑼鼓了。」如此一心要學大淨。況且身子粗丑長大，聲音響亮，是一個大淨的樣子，竟學成大淨，漂流出去了。

宮芳家中，田地、房屋俱已賣盡，賃得一間小屋居住。凡身上衣服、首飾，略略值錢的，俱已當賣吃用，罄空一洗。可憐那宮芳身上一件海青，值不了兩文錢，燕娘身上一件布衫，有百餘個補丁。

此時，燕娘父親逢年、母親田氏俱已亡過，繼子當家，全不相顧，虧鳳娘常常有些須銀米周濟，卻又吃餐餓餐。時值歲暮隆冬。一日，天空布起彤雲，發起凜風，降下大雪來。但見：

天上撒鹽飛白，雲端柳絮飄空。簷前飛鳥寂無蹤，檻外行人受凍。兩壁粉妝瓊界，四圍玉砌銀封。東君何必報年豐，怨殺長安貧窮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你道這等天氣，那富貴的煨爐暖酒，作頌吟詩，去賓賀他，那貧者，灶冷灰寒，衣單腹餓，惟有一身寒噤，猶如米雪澆來。可憐宮芳家中，無米無柴，實難過度，腰邊幸還有銀五分，對燕娘道：「如此寒冷，須酒一壺，滌滌寒氣方好。」燕娘道：「咳！飯也沒得吃，還說什麼酒！」宮芳道：「有心是這樣窮了，一發買來吃了罷！」

隨即拿了一把瓦壺，穿了一雙踏板靴套出門，縮了頭，掩了口，衝風冒雪。將到柴米店中，被雪兒一溜，竟跌倒在街前，瓦酒壺兒跌得粉碎，手腳都冰硬了，半日爬掌不起。只見柴米店中走出一個人來，用力攙扶了半晌，攙扶得起。

那人仔細把宮芳一看，卻還認得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宮相公麼？」宮芳寒噤了口，回答道：「我、我、是、是。」那人道：「既是宮相公，為何如此潦倒？」宮芳又寒噤了口道：「一、一、一言難盡！因天寒思酒，兼且無柴無米，只得冒雪到店。蒙仁兄扶起，恩感難盡。」那人回道：「哪說。」把宮芳扶進店中，替他買了柴米。

宮芳袖了米，提了柴。那人也肩了三斗黃豆，手提一瓶老酒，叫宮芳扶了擔兒，雙雙行走。一面走一面道：「宮相公，壺已跌碎，不能買酒，可同到小店一坐，待我暖起酒來，酌一壺兒，滌滌寒氣。萬勿嫌慢。」宮芳道：「非親非故，何敢討擾？」口便推辭，肚中肌餓，說著酒飯，便垂涎了，竟隨了走。走到梅翰林後門巷中，原來，是一爿豆腐店。那人進店，放下了豆袋，安好了酒瓶，邀宮芳入坐，對家婆道：「難得宮相公到此，快暖起酒來，煮起豆腐來。」

說了，隨即與宮芳坐下。宮芳道：「仁兄，我也面善，但不知何處相會？尊姓？何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姓鮑名良，昔年捉魚的時節，常常到府中賣魚，故此熟認。多蒙令尊老相公格外青目。但不知老相公近日可康健否？又不知宮相公何故如此落扼？」

宮芳歎氣道：「咳！說起來真個傷心得緊！一天的家事，俱被不才的小犬敗盡了。先父、先母憂愁氣惱，早已故世了。」鮑良道：「呀！原來老祖公已故了，可傷！可傷！但不知令郎何故便敗盡了許多家事？」

說到此處，鮑婆兒酒已暖好，腐已煮熟，熱烘烘的排在桌上。見外邊雪兒越大了。鮑良扯宮芳上坐，將酒斟滿道：「且一邊吃酒，一邊慢慢兒談談心事。敢問令郎不知何故敗盡了許多家事？」宮芳饑寒得極，將酒杯往口一倒，竟乾沒了。

鮑良又斟，宮芳抹抹須兒，又倒了一杯，又將豆腐著實吃了一番，然後開言道：「我當初娶親之後，第一胎生下是女，房下便溺死了。第二胎又是女，又溺死了。指望早年生子以承家計。到第三胎，生下不才的小犬。房下惜如珍寶。自從慶七朝、賀滿月、拿週年，以至於延師讀書，用去了多少俱不在話下。不料後來習了一天賭藝，只是三、五年，把我的家計罄空敗盡。如今隨了戲文子弟，不知漂流何處去了？把我與房下弄得好苦！」

鮑良歎道：「唉！不是我得罪宮相公說這，溺女是大不該的。自己親生的骨肉，子女一般，怎下得這毒手？敢問宮相公，可還有令郎、令愛麼？」宮芳道：「第四胎又是一女，是二月初二丑時所生。此番我要收養，房下又要溺死，我心不忍，叫管家抱到城南護城河邊，待她自死罷了。我想起來，若是此女有人收養，今有十六歲了，家中還也暖熱。招得一個女婿，亦可相依相傍。如今追悔無及！」

鮑良聽說，暗想：「自家桂娥，當時抱的所在與年月日時，如同印板一般。」因觸動了心，便覺與宮芳分外親熱。叫家婆再煮豆腐，暖過酒來，說道：「在下有一小女，今年也是十六歲了。如今虧得小女時常有銀米濟我，叫我棄了腐店。在下見了這些生意，不忍拋棄，故此再守一年，等有了女婿，然後棄此賤業也未為遲。」

宮芳問道：「原來有一位令愛，為何如今不見？」鮑良道：「在一個好所在，別人面前是說不得的。如今在宮相公面前，不敢相隱。」即附宮芳之耳，輕輕說道：「是一個官宦府中，迎去做小姐了。如今穿的是綾羅，帶的是珠翠，房中有一雙丫鬟服侍。故此在下夫婦二人倒也快活。」

宮芳眼熱，便要請問其詳，道：「是係休官宦？緣何迎著令愛作小姐兒？」鮑良剛要回言，只見梅翰林府中，兩個丫頭開了後門，拿了兩碗熟魚肉、一大壺酒，送入店中，附鮑良之耳道：「是小姐見下大雪，掛念你，特送出來的。」依舊開了後門進去了。

宮芳便已明白，即低低說道：「大約令愛就在此梅府中了？既蒙相愛，不必瞞我。」鮑良道：「宮相公既已相知，不須過瞞。小女九歲時，三春之時，見梅府的院門敞開著，小女進花園內玩耍，見紅梅可愛，折了一枝在手中拈弄。不料梅爺的公子，不肯讀書，也會得賭錢、花哄。梅爺與夫人心中不快，同立在軒子邊玩花散悶，看見小女生得聰雋，便叫丫鬟喚到軒前，問恁名氏。小女答道：『賤名桂娥。』梅翰林道：『我出一個課兒與你對，如對得好，送你一匹絲綢做衣服穿。』出的是『女子愛梅梅愛女』，小女即對道：『才人攀桂桂攀才。』

梅爺便喝采道：『對得好。』就和夫人說：『我出的意思是雙關文法，梅花之梅，亦是我姓梅之梅，她對的也合著我的意，是丹桂之桂，又是她桂娥之桂。不料這小妮子倒有如此聰明。我那不肖的犬子，何能得學她一毫？』即問小女道：『你是誰家女子？』小女道：『我家姓鮑。家父就在老爺後門開腐店兒。』梅爺即留住小女待飯，便與夫人相議道：『我你單生一子，已不成材，不若收此女作為己女，日後配得一個少年科第，我你也有結果。』夫人十分樂意。即著丫鬟接在下進去，說起要留小女作己女之事。在下此時滿心歡喜，無不應允。梅爺即付我十兩銀子，又二匹絲綢，讓房下做衣衫，又再三吩咐，叫我封口，不可說與人知，恐後難招貴婿。我在下今見了宮相公，不知怎的觸動了心，便守口不住了。萬望宮相公莫要漏泄。」

宮芳道：「承仁兄厚恩，豈敢有誤。」歎一聲長氣道：「咳！我當初把女兒作賤，哪知道有今日！」

鮑良又勸宮芳飲了一回，吃了飯，叫家婆量一斗米，撿一個柴，又恐宮芳倒在雪中，自己送到宮家門內別去。

且看下文分解。